



HZ Books  
华夏心理

# 当尼采哭、泣

WHEN  
NIEZSCHE  
WEPT

[美] 欧文·亚隆 著  
(Irvin D. Yalom)

侯维之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当尼采哭泣



[美] 欧文·亚隆 著  
(Irvin D. Yalom)

侯维之 译

D YALOM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尼采哭泣 / (美) 欧文·亚隆 (Irvin D. Yalom) 著; 侯维之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1 (2017.7 重印)

书名原文: When Nietzsche Wept

ISBN 978-7-111-55537-7

I. 当… II. ① 欧… ② 侯…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2760 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6-0679

- Irvin D. Yalom. When Nietzsche Wept.

Copyright © 2003 by Irvin D. Yal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 Inc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  
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  
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 当尼采哭泣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董凤凤

责任校对: 董纪丽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147mm×210mm 1/32

印 张: 12.25

书 号: ISBN 978-7-111-55537-7

定 价: 49.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有些人无法解开他们自身的枷锁，然而  
却可以救赎他们的朋友。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你必须准备好沐浴在你自身的烈焰之中：  
你怎么可能重生呢，如果你不先化为灰烬？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有个嘲笑心理学的老笑话，也可以套用在精神分析或哲学上面：“所谓心理学，就是用艰深晦涩的说法，来解释生活中简单的道理。”本书作者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深谙存在主义哲学的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刚好相反，他极力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说说明心理治疗与存在哲学的观念与历程，让人了解原来这些观念和历程都是每个人生命的焦点、生活的重心，是值得关切、追寻的“终身大事”。他传达的方式之一就是写心理治疗小说。

亚隆继承新弗洛伊德学派（neo-freudism）大师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理论，沙利文提出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心理治疗理论，亚隆将其发扬光大，成为美国团体心理治疗的当代权威。亚隆的心理治疗背景还融合了存在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罗洛·梅（Rollo May）是在美国将存在议题与心理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人，

而存在心理学与人本心理学之间也有密切的关联。亚隆精于人际心理治疗和存在心理治疗，在美国西岸斯坦福大学细心耕耘数十年，早已是美国当代精神医学的大师级人物。除了关于团体心理治疗和存在心理治疗的数本经典教科书以外，他还写了多本心理治疗小说，将他最关心的存在问题和关系议题融入情节动人的小说，其文风向来着重以平易近人的语言阐释佶屈聱牙的专业观念和用语，就如本书，在曲折的情节和行云流水的对话与反思中，自然地深谈许多“存在”和“关系”的问题，确实令人感受到这些主题在真实人生中的分量。本书也一如作者许多其他著作一样，名列小说畅销书榜。

至于书中主角尼采、布雷尔，配角弗洛伊德、路·莎乐美、安娜·欧（贝莎·帕朋罕）等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背景，作者在后记中均有注记，笔者在此不再赘言。

关于这本小说，从情节来看，是一篇高潮迭起的心理推理小说。作者假托 19 世纪末的两位大师：存在主义大师尼采和医学大师布雷尔，透过史料和名著中呈现的真实历史、思维观念和人格特质，将两人联结成医生与病人，开启了一段扣人心弦的“谈话疗法”。故事开始于身陷对病人肉欲幻想而无法自拔的名医布雷尔，在善于撩拨男性的路·莎乐美的引诱下，试图治疗根本不愿接受帮助的哲学大师尼采的“绝望”，并以奇特的诱饵劝服尼采接受治疗，却面临自己的“绝望”，于是历经一场不知谁是病人、谁是医生的心理治疗，在治疗可能随时胎死腹中的情形下，经过几许峰回路转，面临高处不胜寒的疑虑，最后两人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得以超越自己的人生困境。

从形式来说，故事在诉说心理治疗（谈话疗法）的源起与形貌，是虚拟的源起加上真实的形貌。在文中，以生动的故事不着痕迹地描述各种心理学派的理念与治疗技巧，包括催眠、行为疗法、完形疗法，等等，当然了，着墨最多的就是书中配角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与其后衍生发展的动力心理治疗，以及作者专精的存在心理治疗。从书中的论点来看，作者也是一位不囿于特定心理学派，只要是有效的做法，就雍容接纳的实践者，但仍不脱离人本学者的立场，深深质疑行为学派中“人”的观点。

从内容来说，本书探讨的话题涵盖面很广，你可以看到中年危机、女性意识、婚姻问题、操纵与索求、情绪勒索、自我探索、现实问题等话题，以及歇斯底里症、强迫性思想、偏头痛、焦虑等病征的描述。可是，这些话题都不脱离主轴：存在（existence）的问题，可说是哲学和心理学对存在的探索，亦可说是血肉生活中所需要面对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人生的四大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s）：死亡、自由（包括意志的选择和因自由而有的责任）、孤独、人生的意义（或无意义）。书中这四个主题不断浮现，或是在各种身体、心理、人际、环境问题的背后现身，或是隐身在梦境、幻想之中，令人于天地间无所遁逃。文中生活优裕却恐惧年华老去、怀疑整个人生的名医布雷尔，如何从控制不住的色欲幻想和婚姻风暴中走出来呢？拥有卓越理性的超人尼采，身陷激烈的情绪与恶性偏头痛，不得自由，他又如何超越而出，继续走先知的道路呢？读者与其把字字珠玑的对话看成真理的陈述，还不如看成缜密的思辨与人性的探

索，可以引发人与自我的对话，一探真实而可贵的自己。

从过程而言，本书呈现出治疗师与被治疗者在心理治疗进行时，彼此的关系对治疗的影响以及自我探索与助人探索的心路历程。在治疗关系中，到底是受病人影响，仍感自我怀疑的治疗师，还是充满真理权威的导师，能有较深刻的治疗呢？治疗师和病人必须“真诚”以对，治疗才能有真实的进展吗？博览理论、娴熟技巧，却不肯、不敢面对自我内在的治疗师，能不能帮助病人探索自我呢？书中的治疗过程，一如真实的人生，呈现出“关系”与“情感转移”的问题在心理治疗与自我探索时的关键角色。布雷尔与贝莎·帕朋罕到底是男女关系、父女关系，还是母子关系呢？布雷尔与尼采是在什么关系下，才使尼采能勇于面对自己的残缺呢？对“背叛”深恶痛绝，因此不相信人而感到孤独的尼采，又为什么接纳坦然说出自己背叛尼采过程的布雷尔呢？这些耐人寻味的“关系”与“探索”，只有请读者亲自品尝和咀嚼了。

假托历史名人所呈现的种种问题以及超越的过程，其实反映的是世间的人性与生活，故事虽然精彩，但不难在生活中似曾相识，主角虽然特别，却不是人性的异数。当名医遇见超人，所发生的事情，和你我这些凡夫俗子相遇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本文作者为联合诊所神经内科医师，心理治疗和心灵成长  
相关书籍的译者）

# 目 录

## 导　　读　当名医遇见超人

### 1 第一章

圣萨尔瓦多的钟声打断了约瑟夫·布雷尔的沉思……

### 16 第二章

四个星期后，在位于贝克街 7 号的办公室内，布雷尔坐在他的书桌前面……

### 35 第三章

从窗边回过身，布雷尔甩甩头，好把路·莎乐美赶出脑海……

### 59 第四章

两星期之后，布雷尔身着白色医师袍，坐在办公室里，读一封路·莎乐美的来信……

67 第五章

90分钟以来，两位男士交谈着。布雷尔坐在高背皮椅中，飞快地做着笔记……

80 第六章

“请提出你的问题吧，尼采教授，”布雷尔说，悠闲地坐回他的椅子……

89 第七章

隔天凌晨3点钟，布雷尔再度感觉他脚下的地面在液化。在试图找到贝莎……

109 第八章

清晨时光在布雷尔家中是一成不变的。街角的面包师傅在6点钟送来刚出炉的帝王面包卷……

128 第九章

不过，没有一件事得以解决。尼采闭着眼睛，坐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然后……

138 第十章

布雷尔在门关上时并没有动，在贝克太太匆匆忙忙跑进来时，依旧动也不动……

149 第十一章

那天晚上，布雷尔躺在床上，依然想着王后起手布局以及麦克斯对美丽女子……

169 第十二章

星期一早上，尼采来到布雷尔的办公室。仔细研读了布雷尔

逐项列举的账单……

**179 第十三章**

那天以后，当他们搭乘马车前往医疗中心的途中，布雷尔提出了保密的问题……

**191 第十四章**

尼采的确准备充分。隔天早上，等布雷尔一结束检查，尼采就接管了一切……

**211 第十五章**

在他们第一次聚会之后，布雷尔只在尼采身上花了几分钟的公务时间，他在……

**227 第十六章**

作为一位医术卓越的开业医生，布雷尔通常以床边的闲谈来开始他的医院探访……

**240 第十七章**

劳森医疗中心很少谈起穆勒先生，布雷尔医生在 13 号房的那位病人……

**253 第十八章**

对路·莎乐美的造访想得越多，布雷尔就越生气。不是生她的气，而是……

**268 第十九章**

“我们没有做到任何事情，弗里德里希，我变得更糟了……

288 第二十章

隔天早上布雷尔进入尼采房间的时候，依然穿着他皮毛衬里的大衣……

314 第二十一章

放走鸽子，几乎就像告别家庭一样困难。在他打开铁丝网的门……

345 第二十二章

麦克斯是对的，是停下来的时间了。即使如此，星期一早上走进 13 号房宣布自己……

376 后记

# 第一章

圣萨尔瓦多的钟声打断了约瑟夫·布雷尔 (Josef Breuer) 的沉思。他从背心口袋里拉出他那块沉甸甸的金表，9 点了。他再次阅读前一天收到的镶银边的小卡片。

1882 年 10 月 21 日

布雷尔医生：

我有紧急的事情必须见你，这关系着德国哲学的未来。明天早上 9 点请在索伦多咖啡馆与我碰面。

路·莎乐美

一封鲁莽的短笺！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轻率地致函给他。他没听说过路·莎乐美 (Lou Salome) 这个人，信封上也没有地址。他没有办法告诉这个人 9 点钟并不方便，也无法告诉她布雷尔太太可不喜欢一个人用早餐，还有，布雷尔医生正在度假以及他对“紧急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真是的，布雷尔医生到威尼斯来，就是想要远离紧急的事情。

不过他还是来了，来到了索伦多咖啡馆，准 9 点，搜寻着他周围的脸孔，想要知道哪一个可能是那个莽撞的路·莎乐美。

“加咖啡吗，先生？”

布雷尔对服务生点了点头，他是个十三四岁的小伙子，黑油油的头发往后梳拢。胡思乱想了多久？他再次看看他的表，又挥霍了生命中另一个 10 分钟。而且，浪费在什么事情上呢？他一如既往地把心思萦绕在贝莎身上，美丽的贝莎是他过去两年来的病人。他回想起她揶揄的声音：“布雷尔医生，你为什么那样怕我呢？”当他告诉她说，他不能再担任她的医生之时，他就一直记得她的那句话：“我会等你。你永远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他责怪着自己：“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停止吧！不要再想了！睁开你的双眼！看看四周！让世界进来吧！”

布雷尔拿起杯子，咖啡香和威尼斯 10 月的冷空气一道扑鼻而来。他四下张望。索伦多咖啡馆其余的桌子坐满了用早餐的男男女女，大多是观光客，上了年纪的居多。其中一些人一手拿报纸，一手端咖啡。在桌子的后方，许多蓝灰色的鸽子，或者在空中盘旋，或者向地面俯冲下来。在大运河平静的水面上摇曳生姿的，是沿着河岸排列的雄伟宫殿的倒影，航行过的平底轻舟带起了涟漪，偶尔扰乱了这壮丽的水影。其他的轻舟还在沉睡着，系在歪七扭八竖在运河里的柱子上，像是由某只巨大的手随意插下的矛一般。

“是啊，没错——看看你自己，你这个傻瓜！”布雷尔对自己说，“人们从世界各地来看威尼斯——在被这片美景祝福之前，他们拒绝死去。”

然而，生命中有多少部分已经被我错过了，布雷尔怀疑着，仅仅是因为疏于一看究竟？或是由于视而不见？昨天，他独自绕穆拉诺岛散步，花了一个小时绕了一圈之后，什么都没看到，记不得一

点东西。没有任何映像从他的视网膜传送到他的大脑皮质。对贝莎的思虑全然盘踞了他的心神：她那令人陶醉的微笑、她那令人爱慕的眼眸、她的肉体所带来的温暖又放松的感触。还有，当他为她检查或按摩治疗时，她那急促的呼吸。这些场景有它们的力量，有它们本身的生命力，无论何时，只要稍不提防，它们就侵入他的心灵，并且占据他的思想。难道这就是我的终极宿命吗？布雷尔怀疑着。是否命中注定了，我这个人将只是一座舞台，永远上演着对贝莎的记忆呢？

某人从毗邻的桌子起身。金属椅挤碰砖墙的刺耳摩擦声唤醒了他，他又一次寻找着路·莎乐美。

她来啦！那个沿着卡朋堤道走下来的女人，进到咖啡馆里。只有裹在毛皮大衣里、高挑娉婷的她，才有可能写下那封短笺，那个漂亮女子现在急切地穿过交错拥挤的桌椅，大步地朝他而来。在她走近的时候，布雷尔发现她很年轻，或许比贝莎还年轻，可能是个女学生。但是那种超凡脱俗的风采，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这绝对会为她引来一群仰慕者。

路·莎乐美毫不迟疑地继续朝他走来。她怎么能如此确定就是他呢？他连忙用左手捋一捋怒生的略红胡须，以免早餐的面包屑依然沾在那里。右手拉拉黑色外套的一侧，免得它在颈边拱起来。就近在几米外时，她停下来，大胆地直视着他的双眼。

布雷尔的心突然停止了跳动。现在，观看不再需要集中注意力，视网膜与大脑皮质完美地合作着，路·莎乐美的意象自自然然地流进了他的心中。这是一个罕见的美丽女子：有力的额头、精雕细琢的坚强下颌、蓝色的明亮眼睛、饱满丰润的双唇，还有随意梳理的淡金色头发，慵懒地拢在一个圆发髻里，衬托出她的耳朵以及修长、优雅的脖颈。他兴味盎然地欣赏着这个女人，还注意到有几缕发丝

挣脱了发髻的束缚，肆无忌惮地向各方延伸。

再跨三步，她来到他的桌旁。“布雷尔医生，我是路·莎乐美。可以吗？”她用手指了指座椅。她坐下得如此迅速，以致布雷尔根本来不及向她致上适当的礼节——来不及起身、鞠躬、吻手，更来不及为她拉出座椅。

“服务生！服务生！”布雷尔清脆地弹着他的指头，“为小姐来杯咖啡——拿铁咖啡好吗？”他瞥了一下莎乐美小姐。她点点头，无视早晨的酷寒，她脱下毛皮外套。

“好的，一杯拿铁。”

布雷尔与他的客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路·莎乐美直视着他的眼睛，开口说道：“我有一个陷入绝望的朋友，我怕他会在短时间里自我了断。果真如此，我将会陷入莫大的痛苦，还会是重大的个人惨剧，因为我负有部分的责任。虽然我可以忍受并且克服这些痛苦。然而，”她朝他凑过来，放轻了语调对他说，“万一他真的死了，这将不只是我个人的损失而已，他的死亡会有严重后果——对你、对欧洲文化、对我们所有人。相信我。”

布雷尔想说：“小姐，你说得稍嫌夸张了罢！”但他说不出口。她的话语中不见一般年轻女子会有的幼稚夸张，她所表达的是件理当严肃以待的事。让布雷尔难以抗拒的是，她那诚挚恳切的态度以及她那从容不迫的说服力。

“这位男士是谁，你的朋友？我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还没！但再过一阵子，你我都将对他耳熟能详。他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或许，这封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寄给尼采教授的信，可以让你对他有一点认识。”她从自己的手提袋里抽出一封信来，把它摊开递给布雷尔。“我得向你声明，尼采既不知道我在此地，也不知道我持有这封信。”

莎乐美的最后一句话让布雷尔为之踌躇。我该读这样一封信吗？这位尼采教授并不知道她让我看了这封信，甚至也不知道她拥有了这封信！她怎么把这信拿到手的？借来的吗？偷来的吗？

对自己相当多的个人特质，布雷尔十分引以为傲，他忠实、慷慨，在医术上，他的精妙诊断向来为人所称道：在维也纳，他是许多伟大科学家、艺术家与哲学家的个人医生，像勃拉姆斯（Brahms）、布鲁克（Brucke）与布伦塔诺（Brentano）都是他的病人。才不过40岁的年纪，他在欧洲已是闻名遐迩，杰出人士从西欧各地跋山涉水来求诊。然而，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以他的正直自豪——在他一生中，他从未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一次也没有。不过，真有什么需要多做解释的话，只有他对贝莎的肉欲渴望，那种思慕的感觉本来应该是对他太太（玛蒂尔德）而不该放在贝莎身上的。

他在伸手接过路·莎乐美手上的信时，有过一阵迟疑，但只是瞬间而已。在对她水晶般的蓝色眼睛投以一瞥之后，他打开信。信上的日期是1882年1月10日，开头写着：“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有几个段落被圈了起来。

您已给了全世界一件无与伦比的作品。您的书流露着一种自信的特质，展现着完美的极致原创性。内人与我再也找不出其他方式，得以让我们碰触到生命中最炽烈的愿望！那种愿望，不在我们想象之中，全然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当它突然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们的心神与灵魂皆为之臣服，完全地被它所盘踞！内人与我都读了您的书两遍——第一遍，白天各自分头阅读，然后；在傍晚时分高声朗诵。您的书，我们只有一本，因此我俩简直就是在争着读这唯一的一本书，并且，还惋惜着此书的第二册尚未问世。

但是您病倒了！是否有什么事让您感到气馁呢？如果是的话，